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四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胡金芝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四十四

唐 釋道世 撰

眠夢篇第二十六之餘

不善部

如發覺淨心經云佛告彌勒菩薩言菩薩當觀二十種  
睡眠諸患何等二十一樂睡眠者當有懶惰二身體沉  
重三膚皮不淨四皮肉麤澀五諸大穢濁威德薄少六

飲食不消七體生瘡皰八多有懈怠九增長癡網十智  
慧羸弱十一善欲疲倦十二當趣黑暗十三不行恭敬  
十四稟質愚癡十五多諸煩惱心向諸使十六於善法  
中而不生欲十七一切白法能令減少十八恒行驚怖  
之中十九見精進者而毀辱之二十至於大衆被他輕  
賤又國王不黎先泥十夢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名  
不黎先泥夜夢十事一夢見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  
交往來不入中央空瓶中二夢見馬口食屎亦食三夢

見小樹生華四夢見小樹生果五夢見一人索繩人後  
有羊羊主食繩六夢見狐坐於金牀上於金器中食七  
夢見大牛還從犢子乳八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趨  
欲鬪當合未合不知牛處九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  
清十夢見大谿水流正赤王夢見是事已卽寤大怖恐  
亾其國及身妻子王至明日卽召公卿大臣及諸道人  
曉解夢者問言昨夜夢見十事寤卽恐怖意中不樂誰  
能解夢有一婆羅門言我為王解之恐王聞者愁憂不

樂王言如卿所覩說之勿有所諱婆羅門言王夢皆惡  
當取所重愛夫人太子及邊親近侍人奴婢皆殺以祠  
天王可得無他王有臥具及著身珍寶好物皆當燒已  
祠天如是者王身可得無他王聞此語轉加愁憂卽入  
齋房思念是事王正夫人名摩尼到王所問王言何為  
入齋房愁憂不樂耶我身有過於王耶王言汝無過於  
我我自愁耳夫人復問王言汝莫問我聞者令汝不樂  
夫人復言我是王半身設有善惡王應語我云何不相

語耶王便為夫人具說夜夢十事夫人言王莫愁憂如  
人買金磨石好醜善惡其色自見於石上今佛近在精  
舍去國不遠何不往問如佛所解王當隨之王卽勅羣  
臣嚴駕而出到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白佛言我昨夜  
夢見十事具如前述所夢若是寤卽恐怖恐亡我國及  
身妻子唯佛為解所夢十事願聞教誡佛言王莫恐怖  
夢者無他乃為後世當來之事非今世惡此後世人當  
不畏法禁姪汰貪利嫉妬不知馱足少義無慈喜怒無

慚愧佛言第一夢見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央空瓶中者此後世人豪貴者自相追隨不親貧者王夢瓶併正謂是耳王莫恐怖於國於太子於夫人皆亦無他佛言第二王夢見馬口食屎亦食者此後世人作帝王及大臣稟食縣官俸祿復採萬民不知猷足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三夢見小樹生華者此後世人年未滿三十而頭生白髮貪婬多欲年少強老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四王夢見小樹生果者此



後世人年未滿十五行嫁抱兒而歸不知慚愧王夢正  
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五王夢見一人索繩人後有羊羊  
主食繩者此後世人夫婿出行賈作其婦於後便與他  
家男子交通貪其財物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六  
王夢見狐坐金牀上於金器中食此後世人下賤便尊  
貴有財產衆人敬畏公侯子孫更經貧賤處於下坐飲  
食在後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七王夢見大牛還  
從小犢子乳者此後世人無有禮義母反為女作媒誘

恤他家男子與女交通嫁女求財以自供給不知慚愧  
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八王夢見四牛從四面鳴  
來相趨欲鬪當合未合不知牛處者此後世帝王長吏  
及人民皆無至誠之心更欺詐愚癡瞋恚不敬天地是  
故雨澤不時長吏人民請禱求雨天當四面起雲雷電  
有聲長吏人民咸言當雨須臾之間雲散不墮所以者  
何帝王長吏人民無有忠正慈仁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九王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者此後世中

國當擾亂治行不平人民不孝父母不敬長老邊國面  
當平清人民和穆孝順二親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  
第十王夢見大谿水流正赤者此後世諸國忿爭興軍  
聚衆更相攻伐當作車兵步兵騎兵共鬪相殺傷不可  
數死者於路血流正赤王夢正是王莫恐怖於國太子  
於夫人皆亦無他王聞長跪心卽歡喜今受佛恩令得  
安隱作禮還歸重賜宮臣從今已後不信諸異外道及

婆羅門

無記部

如十誦律云有比丘衆中睡佛言聽水洗頭猶睡不止  
佛令比丘以五法用水洗他一者憐愍二者不惱他三  
者睡眠四者頭倚牆壁五者舒脚坐猶睡不止聽以手  
撐若故睡不止佛聽以毬擲若故睡不止佛聽用禪杖  
者若取禪杖時應生敬心以兩手捉杖放戴頂上若坐  
睡不止應起看餘睡者以禪杖築築已還坐若無睡者  
還以禪杖著本處已坐若故睡不止佛聽用禪鎮安孔

作之以繩貫孔中繩頭施紐掛耳上去額前四指著禪  
鎮時禪鎮墮地佛言禪鎮墮者應起庠行如鵝行法頌曰

昏沉睡益

遊想妄現

親族虛聚

徒需美醺

既寤空無

妄生愛戀

雖通三性

終成七變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漢甘陵府丞文穎

宋陳秀遠

宋太守諸葛履

宋馬虔伯

齊沙門釋僧護

唐沙門釋智興

漢南陽文穎字叔良建安中為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  
鼓三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替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  
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  
依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為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

皆沾濕穎心中愴然卽寤寤已語左右左右曰夢為虛  
耳何足可怪穎乃還眠向寢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  
告君柰何不相憇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為是誰對曰吾  
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在對曰近  
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卽是吾墓也天將明  
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  
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  
之耶穎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

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潁謂左  
右曰向聞於人謂為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為移其

棺葬之而去

右一驗出  
搜神記

宋陳秀遠者潁川人也嘗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  
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宋元徽二年七月中於  
昏夕間閑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自惟已身  
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  
頃見枕邊如螢火者罔然明照流飛而去俄而一室盡



明爰至空中有如朝晝秀遠遠起坐合掌喘息頃見中  
宇四五丈上有一橋閣焉又欄檻朱彩立於空中秀遠  
了不覺升動之時而已自見平坐橋側見橋上士往還  
填衢衣服粧束不異世人未有一嫗年可三十許上  
著青襖下服白布裳行至秀遠左邊而立有頃復有一  
婦人通體衣白布為偏環髻手持華香當前而立語秀  
遠曰汝欲覩前身卽我是也以此華供養佛故故得轉  
身作汝迴指白嫗曰此卽復是我先身也言畢而去去

後橋亦漸隱秀遠忽然不覺還下之時先亦尋滅也一右

驗出冥  
祥記

宋琅琊諸葛覆宋永嘉年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  
唯將長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  
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  
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亡父事  
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違奉累載一旦長  
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歡歎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

困臥窻下牀上以頭枕窻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欲發聞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卽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託二徐驗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亾日如鬼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卽皆欵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喪達都

右一驗出冤寃志

宋馬虔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宣漢縣宰以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於縣得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

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仞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克消人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暹等八人並著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出空天際神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遼曰若能修立功德尚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而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虔伯後為梁州西曹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為行參軍虔伯思荆楚之言心甚懼然求蕭解職將道

衡山蕭苦不許十三年卽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四日危篤守命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面有三人形可二丈前一人衣帙垂鬢頂光圓明後二人姿質金耀儀相端備列於空中去地數仞虔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芳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汙病卽小瘥虔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煥耀皆是珍寶於是所患悉平

復

右一驗出  
冥祥記

高齊時有釋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  
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可長丈八乃顧匠  
營造向經一周面腹麤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拗舉之  
如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卽就營訖移置佛堂晉  
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  
又欲倒之人牛六十頭挽不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塹  
壘而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  
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卽補之開

皇十年有盜像播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遂慚怖  
悔而謝焉其像現在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俗緣宋氏洺州人也謙約成  
務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持律心口相弔不輟昏曉  
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鐘依時僧徒無擾同寺  
僧名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亾初無凶  
告通夢其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由齋戒不持今  
墮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叵述誰知吾苦賴以今月初日

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  
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絹十匹早奉與之并  
陳吾意冀禮殷誠從眠驚寤怪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  
信者尋入重夢及諸巫覡咸陳前說後經十日凶告奄  
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  
寺主恭禪師等合寺大德咸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  
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云罽膩吒王受苦由鳴  
鐘得停及增一阿舍經鳴鐘作福敬遵此事轍力行之



嚴冬登樓風切皮肉僧給羔袖用執鐘椎興自勵意露  
手鳴椎掌中傷破不以為苦兼鳴鐘之始先發善願願  
諸賢聖同入道場同受法食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  
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鐘聲俱得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  
行志常奉修豈欲徹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倍驗非謬  
以貞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後世捨緣身資召諸  
師友因食陳別尋卒莊嚴春秋四十有五

右二驗出唐  
高僧傳

興福篇第二十七之一

述意部

皆優填初刻梅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  
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  
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閣維林外八王  
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炭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處得  
道說法涅槃髮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壺泥洹僧等  
皆樹塔勒銘標碣神異爾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  
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

之中時或過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  
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  
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  
還至始傳畫疆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  
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洎于梁代遺光奧盛但法身無  
像因感故形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  
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  
感釜庾為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

迴戈而日轉祀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  
使徵祥照乎耳目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  
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  
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為本智慧必以福德為基譬猶鳥  
備二翼儵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  
勗哉

興福部

如佛說福田經云佛告天帝復有七法廣施名曰福田

行者得福卽生梵天何謂為七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  
閣二者園果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衆病  
四者作牢堅船濟度人民五者安設橋梁過度羸弱六  
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圜廁施便利處是為  
七事得梵天福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名曰聰聰聞法欣  
悅卽白佛言我自惟念先世之時生波羅柰國為長者  
子於大道邊起立精舍牀臥漿糧供給衆僧行路頓乏  
亦得止息緣此功德命終生天為天帝釋下生世間為

轉輪王各三十六返典領天人九十一劫足下生毛躡  
空而遊食福自然今值世尊顧臨衆生蠲我愚濁安以  
淨慧生死裁枯號曰真人功報成諦其為然矣復有一  
比丘名曰波拘盧卽白佛言憶念我昔生拘那竭國為  
長者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大會說法我往聽法聞法  
歡喜將一藥果名訶黎勒奉上衆僧緣此果報命終生  
天下生世間恒處尊貴與衆超絕九十一劫未曾疾病  
餘福值佛逮得應真復有一比丘名曰須陀耶卽白世

尊曰我念宿命生維耶離國為小民家子時世無佛衆  
僧教化我時持酪入市欲賣值衆僧大會講法過而立  
聽聞法歡喜卽舉瓶酪布施衆僧得咒願福益懷欣躍  
緣此福德命終生天上下生世間恒處尊貴九十一劫  
末後餘憊下生世間母妊數月得病命終埋母塚中月  
滿乃生塚中七年飲死母乳用自濟活微福值佛逮得  
真諦復有一比丘名曰阿難卽白世尊曰憶念我替生  
羅閱祇國為庶民子身生惡瘡治之不差有親友道人

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瘡亦可得愈又  
可得福我卽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  
浴具洗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瘡尋蒙除愈緣是功  
德所生端正金色晃昱不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淨福  
僧德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除逮得應真爾時座中有  
一比丘名曰柰女卽白佛言我念宿命生波羅柰國  
為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衆圍繞說法我  
時在座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願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



悲感詣他園園乞求果蓏當以施佛乞得一柰大而香  
好擎一盂水并柰一枚奉迦葉佛及諸衆僧佛知至意  
咒願受之分布水柰一切周普緣此福祚命終生天得  
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柰華中端正  
鮮潔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爾時天帝卽從座  
起為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惟念先世之  
時生拘留大國為長者子青衣抱行入城遊觀偶值衆  
僧街巷分衛時見人民施者甚多卽自念言願得財寶

布施衆僧不亦快乎卽解珠纓布施衆僧同心咒願歡喜而去從是因緣壽終生天得為天帝九十一劫永離八難佛告天帝及諸大衆聽我自說宿命所行替我前世於波羅柰國近大道邊安設圜廁國中人衆得輕安者莫不感羨緣此功德世世清淨累劫行道穢染不汙金色晃昱塵垢不著食自消化無便利之患佛告天帝九十六種道中佛道最尊九十六種法中佛法最真九十六種僧中佛僧最政所以者何由如來從阿僧祇劫

發願誠諦殞命積德誓為衆生六度四等衆善普備得  
慧成滿三界天尊無能及者其有衆生發一敬心向如  
來者勝獲大千世界珍寶施矣三十七品十二部經分  
別罪福言皆至誠開三乘教皆得奉行聞者歡喜樂作  
沙門信佛行法志尚清高捨世貪諍導世間福天人路  
通衆僧之由矣是為最尊無上之道

生信部

如舊雜譬喻經云晉舍衛城外有婦人清信戒行純具

佛自至門乞食婦以飯著佛鉢中却行作禮佛言種一  
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種千生萬種萬生億得見諦  
道其夫不信默於後聽佛呪願夫曰瞿曇沙門言何過  
甚施一鉢飯乃得爾福復見諦道佛言卿從何來答曰  
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陀樹高幾許耶答曰高四五  
里歲下數萬斛實又問其核大小答如芥子佛言汝語  
過甚何有種一芥子乃高四五里歲下數十萬子答曰  
世人共見其實如是佛言地是無知其報力尚爾何況

人是有情歡喜特一鉢飯上佛其福甚大不可稱量夫  
婦二人心開意解應時卽得須陀洹道又智度論云答  
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從舍婆提城向婆羅門城時婆羅  
門城王屬外道聞佛欲來卽立制限若與佛食共佛語  
者當罰金錢五百文後佛來到入城乞食人皆閉門佛  
與阿難空鉢而出見一老婢持破瓦器盛臭泔澁出門  
棄之見佛相好空鉢而來心念欲施佛知其意申鉢從  
乞所棄泔澁婢卽淨心持來施佛佛受施已語阿難言

此婢因施十五劫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  
得男身出家學道成辟支佛當時佛邊有一婆羅門聞  
佛此語卽語佛言汝是淨飯王之太子何故為食而作  
妄語是時佛卽出舌覆面上至髮際而語之言汝頗見  
有如此舌人而作妄語不婆羅門言若舌覆鼻尚不妄  
語何況覆面上至髮際卽生信心而白佛言我今不解  
小施報多佛卽告言汝頗曾見希有事否婆羅門言我  
曾行見尼拘陀樹其蔭徧覆五百乘車佛卽問言樹種

大小彼答言大如芥子三分之一佛復語言誰當信汝  
婆羅門言實爾世尊我眼見之非妄語也佛卽語言我  
見此女淨心施佛得大果報亦如此樹因少報多時婆  
羅門心開意解向佛懺悔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卽時舉  
手大唱聲言一切衆人甘露門開如何不出諸人聞已  
皆送五百金錢與王請佛供養卽破制限王與羣臣亦  
歸依佛佛為說法悉獲道果以是因緣如來所說無有  
虛妄善惡果報必受不差一切衆生應當信受又譬喻

經云替有二比丘俱得須陀洹果一人常行教化乞丐  
以用作福布施飯僧一人但直坐禪自守不樂作福時  
坐禪者語乞者言何不坐禪空自勤苦修福者言佛常  
亦說比丘云當修行布施後俱命終生長者家乞作福  
者為長者家子奴婢承給衣食自然快樂無極其坐禪  
者生為婢子在地獨坐饑渴啼哭俱知宿命時長者子  
語婢子言我本語汝汝當布施不肯用語語是汝自過何  
為啼哭其長者子長大騎乘出行遊觀一切奴客及以



婢子皆侍從出後時二人俱求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羅漢果其長者子常直端坐人皆競送衣食來與其婢子者在外乞求人無與者常受饑渴以是因緣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禪誦而已亦當布施作諸福德故大愛道經佛說偈云

夙夜不學

日無所竟

動入罪中

宛轉益深

自沒其體

其亦苦辛

往而不返

投命太山

地獄之罪

難可堪任

生時不學

死當入淵

老不止姪

塵滅世間

呼吸而盡

何足自珍

能自改悔

守命良真

今世滅罪

後世得申

有財不施

世世受貧

校量部

如須達經云世尊告須達長者曰有居士行施不信施與不隨時與不自手與不往而施與亦不知亦不信亦

不知有因緣行業果報而行施與當知彼受報意不妙

反前  
為妙

管有過去世有鞞藍大婆羅門大富多財彼作大

施以八十四千金鉢碎銀滿中彼行大施八十四千銀

鉢滿中碎金八十四千金鉢滿中碎金八十四千銀鉢

滿中碎銀八十四千象象白如雪八十四千馬金飾交

露八十四千牛擊乳滿器八十四千玉女端正殊妙諸

纓嚴飾如是行施餘不可數彼居士鞞藍大富作如是

大施與閻浮提凡夫人寧施與彼一仙人得福多雖與

仙人不如施一須陀洹此得福多雖與須陀洹不如施  
與一斯陀舍雖與斯陀舍不如施一阿那舍雖與阿那  
舍不如施與阿羅漢百須陀洹不如施與一斯陀舍雖  
與百斯陀舍不如施與一阿那舍雖與百阿那舍不如  
施與一阿羅漢雖與百阿羅漢不如施與一辟支佛雖  
與百辟支佛不如施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此得福多  
彼居士作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辟支佛作房  
舍以施招提僧得福增多雖與招提僧不如以清淨意

作三自歸佛法僧受具戒此得福多雖受三歸受戒不  
如於一衆生行於慈悲至犍牛頃此得福多雖於一切  
衆生分別行慈下至犍牛頃謂不如一切行無常苦空  
無我思惟念者下至一彈指頃此得福多又增一阿舍  
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梵福云何為四若有信  
人未曾起偷婆處塔是也於中能起偷婆者是初受梵天  
之福若有信人能補治故寺者是謂第二受梵天之福  
若有信人能合聖衆者是謂第三受梵天之福若佛

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第四受梵天之福爾時有異比丘白世尊言梵天之福竟為多少世尊告曰閻浮里地衆生所有功德如是展轉行從四天下至他化自在天之福故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求其福此是其量也又薩婆多論云有檀越與闍那比丘三十萬錢作大房即日成即日崩倒功用甚大檀越心漫諸比丘為檀越說法房雖崩倒功德成就房未壞時佛已到此房中即是受用佛是無上福田佛既受用功德

深廣不可測量又房始成有一新受戒年少比丘戒德清淨入此房中已畢檀越信施之德若起億數種種房閣莊嚴下至金剛地際高廣嚴飾猶如須彌設有一淨戒比丘暫時受用已畢施恩以戒非世間是向泥洹門不同房舍卧具飲食湯藥是世間法非是離世難得之法

### 修造部

若欲修造理須如法造作雖少得福無量若不依法縱多無益故佛在金棺敬福經云經像主莫論道願經像

之匠莫云客作造佛布施二人獲福不可度量欲說其  
福窮劫不盡若受約勅是佛真子如是精誠造少福多  
問工匠之法作經像得物合取直不佛言不得取價直  
如賣父母取財者逆過三千真是天魔急離吾佛法非  
我眷屬飲酒食肉五辛之徒不依聖教雖造經像數如  
塵沙其福甚少蓋不足言劫燒之時不入海龍王宮勞  
而少功不敬之罪死入地獄土匠無益諸天不祐不如  
不造直心禮拜得福無量如向所列造多福少若像師



造像不具相者五百萬世中諸根不具第一盡心為上  
妙果先昇又罪福決疑經云僧尼白衣等或自捨財及  
勸化得物擬佛受用經營人將此物造作鳥獸形像安  
佛槃上者計損滿五錢犯逆罪究竟不還一劫墮阿鼻  
地獄贖香油燈供養者無犯佛不求利無人堪消初獻  
佛時上中下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獻佛竟行與僧食  
不犯若不爾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檀越不  
不受前教亦招前報若生人間九百萬歲墮下賤生何

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

述曰此謂施主決定入佛受用所以須贖若如今時齋  
上每出佛盤飲食情通彼此不局情者食訖還入施主  
不勞收贖如七月十五日獻佛及僧無佛僧受用卽須  
贖用也又觀佛三昧經云時優闍王戀慕世尊鑄金為  
像聞佛當下寶階象載金像來迎世尊爾時金像從象  
上下猶如生佛足步虛空足下雨華亦放光明來迎世  
尊合掌叉手為佛作禮爾時世尊亦復長跪合掌向像

空中百千化佛亦皆合掌長跪向像爾時世尊而語像  
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我諸弟子以付囑汝  
空中化佛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若有衆生於佛滅後造  
立形像持用供養是人來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又外  
國記云佛上忉利天為母說法經九十日波斯匿王思  
欲見佛刻牛頭栴檀作如來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  
舍像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涅槃後可為四部衆作諸  
法式像卽還坐此像是衆像之始也佛移住兩邊小精

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重諸國競興供養不絕堂內長明燈鼠銜燈炷燒諸幡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檀像已燒已後四五日開東邊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移在彼房衆大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重移像本處又優闐王作佛形像經云昔佛在世時跋耆國王名優闐來至佛所頭面頂禮合掌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其有衆生作佛形像當得何福佛告王曰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量不可

稱計世世所生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受福快樂身體常  
作紫磨金色眼目清潔面貌端正身體手足奇絕妙好  
常為衆人之所愛敬若生人中常生帝王大臣長者賢  
善家子所生之處豪貴巨富財產珍寶不可稱數常為  
父母兄弟宗親之所愛重若作帝王王中特尊為諸國  
王之所歸仰乃至得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然十  
子具足飛升天上無所不至若生天上天中最勝乃至  
得作六欲天王於六天中尊貴第一若生梵天作大梵

王端正無比勝諸梵天常為諸梵之所尊敬後皆得生  
無量壽國作大菩薩最尊第一過無數劫當得成佛入  
泥洹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獲福如是又法華經偈云

若人為佛故 建立諸形像 乃至童子戲

若草木及筆 或有指爪甲 而畫作佛像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又造立形像福報經云佛至拘羅懼國時國王名優闍  
王年始十四聞佛當來即勅傍臣左右皆悉迎佛到已

頭面禮佛長跪叉手白佛言天上人中無能及佛者光  
明巍巍乃能如是恐佛去已後慮不復見今欲作佛形  
像恭敬承事得何福報願佛哀愍為我說之爾時世尊  
說偈答曰

王諦聽吾說

福地灰上土

福德無過者

作佛形像報

恒生大富家

尊貴無極珍

眷屬常恭敬

作佛形像報

常得天眼報

無比紺青色

作佛形像報

父母見歡喜

端正威德重

愛樂終無厭

作佛形像報

金色身談究

猶妙師子像

衆生見歡喜

作佛形像報

閻浮提大姓

刹刹婆羅門

福人於中生

作佛形像報

不生邊地國

不盲不醜陋

六情常完具

作佛形像報

臨終識宿命

見佛在其前

不覺死苦時

作佛形像報

作大名聞王

金輪飛行帝

典主四天下

作佛形像報

作釋天名因



神足典第二 三十三天奉 作佛形像報

此過出欲界 作梵梵天王 迦夷衆梵恭

作佛形像報 受福正如是 若能刻畫作

天地尚可稱 此福不可量 是故供養佛

華香香汁塗 供養大士者 得漏盡無為

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人涅槃後  
四部弟子起七寶塔時彼塔中有佛形像面上金色少  
處缺壞有一貧女遊行乞丐得一金珠見像面壞欲補

像面迦葉爾時作鍛金師女卽持往倩令修造金師聞  
福歡喜為治用補像面因共立願願我二人常為夫婦  
身真金色恒受勝樂從是以來九十一劫身真金色生  
天人中快樂無極最後託生第七梵天時摩竭國有婆  
羅門名尼俱律陀過去修福聰明多智巨富無量金銀  
七寶牛羊田宅奴婢車乘比瓶沙王千倍為勝瓶沙王  
有金犂千具彼婆羅門恐與王齊畏招罪咎其家但作  
九百九十九具金犂唯少一具其家有穉最下之者具

價猶直百千兩金有六簞金粟一簞有三百四十斛其  
家雖富而無兒息於其舍側有一樹神夫婦常往祈請  
祭祀求乞有子多年無應瞋忿語曰今更七日盡心奉  
事若復無驗必定燒樹樹神愁怖告四天王王告帝釋  
釋觀閻浮提無堪彼子卽詣梵天王廣宣上事梵王卽  
以天眼徧觀見一梵天臨當命終卽往語之勸其往生  
梵天受教卽來託生滿足十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身  
真金色光明赫奕照四十里相師占曰此兒宿福必當

出家父母聞之甚懷愁惱夫婦議曰當設何方斷絕其  
意覆自思惟世所耽著唯有美色當為娉娶端正好女  
用斷其情至年十五欲為娉妻語父母言我志清淨不  
須婦也父母不聽兒知難免便設權計語父母言能為  
我得紫色女端正超世我當納之父母卽召諸婆羅  
門徧行娉求諸婆羅門鑄一金女端正奇特舉行村落  
高聲唱言若有女人得見金神禮拜之者後出嫁時必  
得好壻身真金色端正殊妙女聞悉出唯有一女軀體

金色端正殊好卽是往日施金女也以替勝緣有此妙  
身志樂清潔獨不肯出諸女強將共見金神此女卽到  
金色光明映奪金神婆羅門見卽為娉得旣到夫家夫  
婦相對各皆清潔了無欲意共立要契各住一房父母  
知已毀除一房令共同室安置一牀迦葉語婦我若眠  
息汝當經行汝若眠息我當經行後次婦臥垂手牀前  
毒蛇入室欲螫其手迦葉見已以衣裹手舉著牀上婦  
便驚寤而責之曰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竊舉

吾手迦葉答言有蛇來入恐傷汝手故舉之耳卽指蛇示之婦意乃悟夫婦節操深猷世間啓辭父母求欲出家父母見已遂便聽許於是夫婦俱共出家來至佛所佛與分座佛為說法卽於座上得阿羅漢婦於後時亦得羅漢迦葉在世常與如來對坐說法佛滅度後所有法藏悉付迦葉後時結集三藏竟至雞足山入般涅槃全身不散後彌勒佛出世之時從山而出在大衆中作十八變度人無量然後滅身未來成佛號曰闕明六十算金粟者

出薩婆多傳未來  
成佛出法華經

又智度論云管佛在世時迦葉毗羅

衛城中淨飯王子佛弟難陀身體端正有三十相王為  
納婦字孫陀利面首端正世間少雙難陀晝夜愛敬婦  
故不欲出家佛以方便化令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羅漢  
比丘見已而白佛言難陀比丘宿植何福與佛同生有  
三十相身體端正世間無比又捨豪貴出家得道佛告  
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難陀爾時為  
大長者於辟支佛塔廟之中青黛塗壁而以畫作辟支

佛像因而發願願我世世生尊貴家恒得端正身相金色值佛得道緣此善根發願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體端正有三十相豪尊富貴快樂無極乃至今日與我同生出家得道

法苑珠林卷四十四



校謔

第四紙

九行財下南  
藏有物字

第十二紙

五行欲南  
藏作惟

第十三紙

五行與南  
藏作粵

第二十紙

十一行命宋  
南藏作身

第二十二紙

一行具北  
藏作其

音釋

匏皮教切  
瘡也

尻苦高切  
椎也

酸株衛株劣二切  
祭醑酒也

擊古歷切  
土磚也

巫覡

巫微夫切  
覡也

刑狄覡子全切  
刻也

慊苦箴切  
苦箴也

儵式竹切  
儵忽也

淀正作

澁堂練切  
擊居候切

取闐亭年切  
也

鍛鍛都玩切  
鍊也

倩七正切  
借倩也

螫

施隻切  
行毒也

圜廁

圜七情切  
廁初切  
也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四十五

唐 釋道世 撰

興福篇第二十七之餘

覲施部

如輪轉五道經云佛言凡作功德隨身之行燒香然燈  
得福甚多燒香作福及以轉經不得倩人而不覲願如  
倩人食豈得自飽燒香潔淨然燈續明燒香齋食讀經

達觀以為常法布施得福諸天接將萬惡皆却衆魔降  
伏懈怠之人不能精進一朝疾病又不吉利便欲燒香  
方始作福諸天未降諸魔在前競來媵觸作諸變怪以  
是之故常當精進罪福隨人如影隨形種植福田如尼  
俱類樹本種一核稍稍漸大收子無限佛言阿難施一  
得萬倍言不虛也佛時說偈言

賢者好布施 天神自扶將 施一得萬倍

安樂壽命長 今日施善人 其福不可量

皆當得佛道 度脫諸十方

禱福部

如薩婆多論云若作僧房及以塔像曠路作井及作橋  
梁船此人功德一切時生常資施主除三因緣一前事  
毀壞二此人若死三若起惡邪無此三因緣者福德常  
生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慧不得  
其福云何為五一以刀施人二以毒施人三以野牛施  
人四以姪女施人五造作神祠是謂有此五施不得其

福復有五施人天得福云何為五一造作園觀二造作  
林樹三造作橋梁四造作大船五與當來過去造作房  
舍住處是謂有此五事令得其福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園觀施清涼 及作好橋梁 河津度人民

并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 恒當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又僧祇律有諸天子以偈問佛

何等人趣善 何等人生天 何等人晝夜

長養善功德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曠路作好井

種植園果施

樹林施清涼

橋船渡人民

布施修淨戒

智慧捨慳貪

功德日夜增

常生天人中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施人美水或覆井泉恐諸毒蛇墮於井中行人飲之而致苦惱命終生三管篋篋天受五欲樂從此命終若得人身王所愛重若見病困咽

喉出聲餘命未盡施其漿飲或施其財以續彼命命終  
生深水天如帝釋快樂從天命終隨業流轉不墮三途  
得受人身從生至生不遭病苦無有惱亂若有衆生持  
戒見比丘僧以扇布施令得清涼讀誦經法命終生風  
行天香氣來吹悅樂無比若有衆生於河津濟造立橋  
船以善心渡持戒人兼渡餘人不作衆惡命終生持鬘  
天受五欲樂命盡人中為王典藏又譬喻經云答有母  
子三人常作三事一作大船置於河中以渡百姓二於



都市造立好井以供萬民三於四門各作園廁給人便  
利緣是功德命終之後皆生天上受福自然下生人中  
富貴長壽所生之處不經三塗設此微福尚獲果報巍巍  
無量何況有人廣修功德造立塔寺分檀布施作諸  
福業百千萬倍復勝於此不可計量故成實論引經偈  
云

若種樹園林 造井橋梁等 是人所為福

晝夜常增長

又華手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終不退轉無上  
菩提何等為四一者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治若塊若  
泥乃至一磚二者若於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塔造像  
為作念佛善福之緣塔中畫作若轉法輪及出家相乃  
至雙樹入涅槃相三者若見有比丘僧二部諍訟勤求  
方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見佛法欲壞能讀誦說乃至一  
偈令法不絕為護法故敬養法師專心護法不惜身命  
菩薩若成是四法者世世當作轉輪聖王得大身力如

那羅延捨四天下而行出家能得隨意修四梵行命終  
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無上道是故智者欲求佛  
道當作是學又放牛經出增一阿含別品同譯佛告諸  
比丘有十一法放牛兒不知放牛便宜不曉養牛何等  
為十一一者放牛兒不知色二者不知相三者不知摩  
刷四者不知護瘡五者不知作煙六者不知擇道行七  
者不知處牛八者不知何道渡水九者不知逐好水草  
十者不知穀牛不遺殘十一者不知分別養可用不可

用如是十一事放牛兒不曉養護其牛者牛終不滋息  
日日有減此喻比丘亦有十一種損益不可具述佛於  
是頌曰

放牛兒審諦 牛主有福德 六頭牛六年

成六十不減 放牛兒聰明 知分別諸相

如此放牛兒 先世佛所譽

洗僧部

如譬喻經云佛以臘月八日神通降伏六師六師不如

投水而死仍廣說法度諸外道外道伏化白佛言佛以  
法水洗我心垢我今請僧洗浴以除身穢仍為常緣也

今臘月八日洗  
僧唯出此經文

又摩訶剎頭經亦名灌佛形像經云佛

告天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生皆用  
四月八日夜半時去家學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得  
佛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般泥洹佛言所以用四月  
八日者為春夏之際殃罪悉畢萬物普生毒氣未行不  
寒不熱時氣和適今是佛生日故諸天下人民共念佛

功德浴佛形像如佛在時以示天下人佛言我為菩薩  
時三十六返為天王帝釋三十六返作金輪王三十六  
返作飛行皇帝今日諸賢誰有好心念釋迦佛恩德者  
以香華浴佛形像求第一福者諸天鬼神所證明知四  
月八日浴佛法時當取三種香一都梁香二藿香三艾  
納香合三種草香按而漬之此則青色水若香少者可  
以紺黛秦皮權代之又用鬱金香手按漬之於水中按  
之以作赤水以水清淨用灌像訖以白練拭之斷後自

占更灌名曰清淨其福第一也又溫室經云佛告祇域  
長者澡浴之法當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報何謂為  
七物一者然火二者淨水三者澡豆四者酥膏五者淳  
灰六者楊枝七者內衣此是澡浴之法何謂除七病一  
者四大安隱二者除風三者除濕痺四者除寒冰五者  
除熱氣六者除垢穢七者身體輕便眼目清明是為除  
七病得七福者一者四大無病所生常安二者所生清  
淨面首端正三者身體常香衣服淨潔四者肌體濡澤

威光德大五者饒多人從拂拭塵垢六者口齒香好所  
說肅用七者所生之處自然衣服又十誦律云洗浴得  
五利一除塵垢二治身皮膚令一色三破寒熱四下風  
氣調五少病痛舍利弗夏盛熱時有一客作人園中汲  
水灌樹見舍利弗發小信心喚舍利弗脫衣樹下以水  
澆洗身得輕涼作人後命終卽生忉利天上有大威力  
為功雖少以遇良田獲報甚多卽下詣舍利弗所散華  
供養舍利弗因其信心為說法要得須陀洹果又賢愚



經云爾時首陀會天下閻浮提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洗  
浴供養世尊默然許可卽設飲食并辦洗具溫室暖水  
調適酥油浣草皆悉備有於是世尊及諸比丘納其供  
共洗浴已并厚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澡漱各  
還本處是時阿難白佛此天往替作何功德形體殊妙  
威相奇特光明顯赫如大寶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  
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為貧家子恒行庸作以供身口聞  
佛說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勤作務得少錢穀用設洗

具并及飲食請佛衆僧而以盡奉由此福行壽終之後  
生首陀會天有此光相七佛已來乃至千佛出世亦皆  
如是洗佛及僧佛授記曰於未來世兩阿僧祇百劫之  
中當得作佛號曰淨身十號具足又禰譬喻經云答佛  
弟難陀乃往答維衛佛時人一洗衆僧之福功德自追  
生在釋種身佩五六之相神容晃昱金色乘前之福與  
佛同世研精進場便得六通古人施一猶有弘報況今  
檀越能多行者普等之行必逮尊號加增歡喜廣度一

切又福田經云有比丘名阿難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  
羅閱祇國為庶民子身生惡瘡治之不瘥有親友道人  
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水以用洗瘡便可得愈又  
可得福我卽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  
浴具洗浴衆僧以汁洗瘡尋蒙除愈從此因緣所生端  
正金色晃昱不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清淨福祐廣遠  
今復值佛心垢消滅逮得應真又十誦律云外國浴室  
形圓猶如圓倉開戶通煙下作伏瀆出外內施三擎閣

齊人所及處以瓊盛水滿三重閣火氣上升上閣水熱中閣水暖下閣水冷隨宜自取用無別作湯故云淨水耳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造作浴室有五功德云何為五一除風二病得瘥三除去塵垢四身體輕便五得肥白若有四部之衆欲求此五功德者當求造浴室又僧祇律云若欲浴時使園民等掃灑令淨辦其薪炭溫暖得所乃打捷椎應知入浴各以腰帶繫衣作幟安衣架上入時不得掉兩臂而入一手遮前而

入若欲與師揩者當先白已無罪不得一時舉兩手當  
先令揩一臂一手覆前竟次揩一臂一手及餘內外已  
閉戶而坐令身汗出籌量用水不得多用若池水洗自  
恣無罪不聽露地裸形而浴若水齊腰腋得用無罪若  
坐水中至臍亦得出已取已衣著正理而去

述曰因明洗僧遂申歎德恐邊遠道俗不閑法用故畧  
明法事以標厥致耳竊維尼連河裏非有垢而見除藍  
毗園內實無塵而示蕩故知洗沐是清昇之本灌澡為

澄潔之原可謂坐香範於前修振芳猷於後業所以東國泛七華之水以濯一乘之賓西方瑩八德之池用滌九品之輩故使醫王念念發造溫室之心長者晨言敬申洗僧之願遂蒙如來善巧近說七物之儀大覺垂慈遠記五天之報然今此處有摩訶施主某官斯乃運廣大心行無上業生生恒修佛事世世常轉法輪故能信正法於羣邪敬緇徒於像季深知講宣四句價重隋珠飯沐一僧田高異道遂使共相率勵勸課等侶各捨淨

財同崇此福於是辦七物於嘉時洗三尊於此日又能  
屈請高德某法師講宣溫室洗浴衆僧經一部法師乃  
時稱學海世號詞宗出玄義而似雲屯決衆難而方泉  
涌能使俗徒開解猶朗日之闢重昏法侶除疑等嚴霜  
之卷零葉今旣玄章盡軸座停雷梵之八音澡浴時臻  
次歎洗僧之七物一者鴻爐熾火巨鑊氤氳密室旣已  
除寒龍泉自然泛熱二者輕清德水流湛金池蕩垢皎  
若蓮紅身首霑便玉潤三者銀光豆屑細滑逼於兜羅

却膩旣若雲披潔體方開露白四者八味酥膏五香芬  
馥排風去痺未謝摩祇瑩質光顏何慙妙藥五者玉管  
神灰雪華霜潔邪風遇便息扇亂想賴已恬凝六者垂  
楊細柳綠榦輕條去熱則口發幽蘭淨齒則氣含優鉢  
七者齊縑魏素持作內衣蔭患并得身安蕩報自然光  
飾七物並皆精備一心奉上惟衆慈悲為讚歎咒願念  
佛法僧 夫欲超居淨國必須預蕩十力之形迴託天  
宮先當澡彼六和之衆譬若聲調響順形直影端因果



之理必然非關鬼神之授然今施主等仰襲醫王建斯  
溫室營辦七物洗浴三尊獎率有緣弘揚妙典以茲殊  
勝莫大善根先用莊嚴今日某法師等有大勢力生生  
常轉法輪獲大神通世世恒修佛事長幼受無窮之智  
眷屬極不夭之年障累與朝霧俱消嘉處共繁星等列  
諸施主等願高臨八正趣大道于菩提富有七珍惠蒼  
生而無盡又願片時營佐之者除七病而莫遺分毫助  
讚之徒獲七福而無竭見聞隨喜咸趣法城叩頭彈指

齊昇佛果 敷揚玄教已自周圓嚴儀洗具後皆備訖  
唯衆一心奉請三寶 稽首歸依上請十方諸佛三世  
慈尊五分法身真應兩體九十八使惑纏已盡三十二  
相微妙莊嚴實無四求假同四事為衆生故有感便來  
唯願各各乘摩尼寶殿坐碼碯雲中放百億光明照三  
千刹土梵王持蓋帝釋布華降此道場入溫室浴 次  
請發心已上補處已還歡喜離垢之人善慧法雲之士  
三賢十聖一切諸菩薩惟願運天人於掌內安法界於

毛端齊馭四足之靈鵬俱騁六通之神驥不見相而見  
不來相而來降此道場入溫室浴 次請山中宴坐獨  
覺大人言下證真四果高士及向趣聖僧賓頭上座等  
惟願空中振錫戲六神通雲內持瓶具十八變發波斯  
之正信伏勞度之邪心及此現前和合大衆百千臘已  
下乃至無臘並入溫室浴 次請弘慈本誓誓度四生  
方便善權權形六道隨聲卽至如影赴身不念卽彰不  
請之友並入溫室浴 次請三界天衆四海龍王八部

鬼神一切含識有形之類蠕動之流並入溫室浴歎請  
既周大衆和合喟讚持香依次行道頌曰

三寶冥興 四生標式 慈蔭十方 恩流萬德

智抱八藏 化周百億 酬恩義重 斯由福力

彩畫雕形 傳經建福 舟濟橋梁 興齋沐浴

不顧身命 精誠何抑 盛哉勝集 功成難測

感應緣

略引十  
一驗

晉大司馬桓溫

晉王凝之夫人謝氏

隋沙門釋慧達

唐沙門釋住力

唐沙門釋志超

唐沙門釋慧震

唐沙門釋惠雲

唐沙門釋道英

唐沙門釋又德

唐沙門釋通達

唐上柱國王懷智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頗奉佛法飯饌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為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皆支分巒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云若遂凌君上刑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

後辭去不知所在

晉瑯琊王凝之妻晉左將軍夫人謝氏奕之女也嘗頻  
亾二男悼惜過甚哭泣累年若居至艱後忽見二兒俱  
還皆著鎖械慰勉其母空自寬割兒竝有罪若垂哀憐  
可為作福於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

右二驗出  
冥祥記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姓王氏襄陽人幼年出家繕  
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遊履聚落但據形勝之處皆措  
心營造安處寺宇為僧行道至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

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旣充付後營立乃渡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至所到村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卽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為沙門惠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藥爐重疊光耀鮮華初造之日誓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皆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必其有徵松變為楠若也無感閣成無日衆懼其言四出追求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



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  
晃有光明窺見其中可得通道唯有五尺餘並天崖遂  
牽曳木石至於江首途中灘覆箝筏並壞及至廬阜不  
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  
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于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  
正于今尚存達形服麤弊殆不可觀傍觀沈伏似不能  
言而指撫應附立有成遂斯卽變繁不撓固其人大  
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日倚臥異香入室則旋

繞如雲閣中尊像並汗流地衆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  
檢驗具以聞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爾長逝年八  
十七矣

唐揚州長樂寺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縣人器宇凝  
峻虛懷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緇俗於本寺四部王公共  
造高閣并二挾樓妙盡奇工卽年成立寺衆三百同皆  
歡喜至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梅檀香木模寫瑞像并  
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

流亾骸若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守護殿閣寺居狐  
兔顧影為儔啜菽飲水再離寒暑雖耆年暮齒而心力  
逾壯泥塗褫落周巾火燒口誦不輟手行治葺賊徒雪  
泣見者哀歎往往草心相佐修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  
舊僧餘衆並造相投邑屋雖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  
表賊師輔公柘負阻繕兵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  
南力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以畱寺宇柘偽號稱  
尊志在傾殄雖得其書全不顧遂力謂弟子曰吾無量

劫來積習貪愛不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  
前取盡決不忍見像濟江亶齊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  
滅之後像必南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靈理宜  
改草便以香湯沐浴跣趺面西引火自燒卒於炭聚時  
年八十卽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掌凝然  
更足闍維一時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時有羣鵲哀鳴其  
聲甚切右繞七匝方始飛去及身歿後像果南遷殿閣  
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疇昔焉門人慧安智蹟師

資義重甥舅恩深為樹高碑于寺之內東宮庶子虞世南為文今像還閣迄今猶在

唐汾州光嚴寺釋志超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精厲不羣雅度標遠至武德七年止於汾州抱腹山僧徒僅百徧資大齋麥唯六石同置一倉日磨五升用供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怪而檢覆止磨兩石據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感異僧乘空來往雖無音問儀形可驗同住惰者便蒙神警至於召衆鐘聲隨時自響石泉上涌隨

人用足靈瑞多感實由超福至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忽因遘疾卒於城寺春秋七十有一

唐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姓龐身長八尺聽嵩師三論玄悟逾藍每年正月轉藏經千僧袈裟周足奉施無闕常弘三論聽僧百餘忽於高座似悶見人語曰西山頭好造大佛旣覺下座領衆案行中龕造像兩邊泉流卽命石上鐫鑿坐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萬慶此尊儀其像口中放大白光遠近同

觀先有一馬日行五百曾經入陣餘馬並死唯此得還  
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日震聞毛豎有一異  
僧名為十力語震曰馬與主別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  
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師傾財物無留於後於身  
無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  
門四遠悲敬來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  
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內外同集至於八日香氣不散從  
旦至午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觀奇瑞知其卽世

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矚施早令食訖手執香  
爐遶盧舍那三帀還於佛前胡跪正念大衆滿堂不覺  
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  
捨錢五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  
丈龕安繩牀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仆道俗萬餘  
悲泣相結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于  
九江弱冠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時年二十五有達禪師



江淮內外所在興造雲為寺廟毀壞故邀達營造得周  
至隋季末年中表咸亂有林士弘者結衆豫章偽稱楚  
帝偽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領士衆臨據九江因感發  
心欲寫廬山東林寺文殊瑞像以雲有出衆之奇令鑿  
鑪錘光儀乃具唯頸及脇兩處有孔時衆未悟其年秀  
才偽勅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盛以竹筒雲以賊徒  
蜂起無方守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貫遺才為  
信行宮亭軍士乞福才得便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遭

浪船沒財物蕩盡唯人達岸諸無所恨但恨失像色金  
煩冤江畔呼嗟未絕誓願不成深為業也須臾金筒隨  
浪逆流并遺銅珠前後相繼汎汎隱隱向岸就才既獲  
像金舉衆大叫欣慶無量計被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  
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授軍民通怪驚異靈感及才遇害  
刃開頸脇恰符像焉初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叔父擔  
以避難不免為賊所奪既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賊中  
來者盜金投曉俱不知是金擔也曉得本金委雲成就

先相超挺今在山閣初鑄像時有李五戒私發願曰若  
鎔金日誓然一臂雲為模樣早成遂前成日李氏不知  
已鑄像了乃夢像曰汝先願燒臂如何違信耶李氏夢  
寤因始知之卽往像前以刀解臂蠟布纏骨燒而供養  
天香垂下像放光照異種奇瑞不可述盡雲以貞觀年  
初因事入京值首律師伏膺律業宰貴覩其德高請奏  
令住弘福至貞觀二十年思慕本鄉還歸九江本寺身  
今現在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時年十八叔休律師化令出家父母戀逼取妻英割愛辭親示同脫屣在俗不染色聲出家經論洞明乃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至開皇十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修學止觀忽然發解人法二空深悟心首坐處樹枝下映四表兼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從曇遷禪師聽攝大乘論學徒五百英解獨俊禪師歎曰學徒極多雖通文義得其旨歸唯道英乎常依華嚴發願供

僧因事呈理調伏心行自爾儀服飲噉不守章篇頗為  
譏目佐違也營僧之外禪誦無廢窮尋理性心眼洞明  
至大業九年身居知事有俗爭地恐損僧利於俗無益  
苦諫不從便語彼云吾為汝死忽然倒臥示同僵屍諸  
俗固執云此道人多詐以針刺甲可知真偽針刺雖深  
死色轉變身心不動將欲縫壞傍有智者教令歸懺誓  
不敢誣尋聲起坐語笑如常又行至臺澤見池魚遊戲  
英曰吾與汝共誣人我何者為勝便卽脫衣入水經于

六宿弟子持衣守之後出告曰吾在水中唯弊土釜不  
覺水氣又屬嚴冬冰厚天雪復壯乃曰如此平淨之地  
何得不眠遂露身仰臥經于三宿乃起笑曰幾不火炙  
殺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不以為難良曰唯  
識之旨洞曉心腑外事之質豈得礙乎晚還蒲州住普  
濟寺置莊三所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處不與俗事交  
爭故使八方四部其湊若林晝則營理僧務夜則為說  
禪觀或弊其勞者然不覺其疲常依攝論起信用資心

腑至於一日說起信論到心真如門奄然不語衆怪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任不怪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身色怡泰如證初禪河東沙門道遜高德名僧素是同學祖習心道契友金蘭初在夏縣領徒盛講及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此乃俗事心轉不可怪也及行中路便逢告使冥通來事類皆如此自及終前集衆告曰今日早須收積恐明日人畜衆聚損食穀草英亦自

運催促極急衆但知助然不測其意至夜都了索水洗浴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告衆人曰諸人喚余為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俗語門人志衰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許衰以事答之英言如是因說法要又曰無常常耶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經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明相既現口云捨却故身奄然神逝人怪不動以手循摩從下而冷已經驗之縱是凡夫定升善處況嘉徵如是豈同凡僧卽貞觀七年九月中也春秋七十



有七初將終日衆問後事答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衆累盡矣當終之日感羣鳥集房數盈千計悲鳴相切哀慟人心慧哀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華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縠繞梁及明露結周二十里人物交光三日方歇蒲晉一川行化之所聞哀屯赴如喪重親又感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之以英生平不樂喧譁但存道素便卽莊南夏禹城東延年陵南鑿土龕安之始下一鑿地

忽大震人各攬草自防懼謂身落周十五里皆動大怖  
又感白虹兩道連亘柩所白鳥二頭翔鳴龕上旋顧徘徊  
哀聲而逝英開導人物存亡俱益自非位齊種性豈  
感嘉祥總萃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唐雍州梁山釋又德醴泉縣人形質長偉秀眉骨面立  
清履白服羸素衣好遊化俗營構福業而放言來事多  
所弘獎年有凶暴毒氣疫癘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或  
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禳災禍有不信者

殃禍交及預記萌兆略如對目時遭亢旱懼而問焉又以手指撫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時雨至必如其言或記蟲蝗暴亂廣狹所及或記天滯潤澤近遠淺深皆事符明鏡不泄纖毫且執志清慎不濫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皆壯年在道唯遵十戒而於篇聚禱相多所承循末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池并鑄石鉢卽於池側用濟衆生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戀為起白塔

道然山表

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雍州涇陽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乃入太白山不齋糧粒饑則食草渴則飲水息則依樹坐則禪思經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旣覩斯變廓然大悟旣悟心路晚住律藏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繪帛襟飾未經冠體冬夏一服不避寒暑常於講席評叙玄奧不事宮商人無肖之初言矛盾啗食此事難行世人悉伏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迎至第中敬重如父

而達體道不拘形骸出言不簡放暢心懷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見貴如是朝野皆遵不食五穀唯食蔬菜縱得蒿藿攬而食之事同佳味若得桃李穀果之屬合核而食不以為艱人怪問之答言信施難棄貞觀已來轉顯神異屢屈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物功力隨命多少卽湏依送若違來意後遭凶禍有人乘驢歷寺遊看達從乞之惜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非一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

襍著所得財利為主營寺有大將軍薛萬均初聞異行  
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遺僧軌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  
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迹專顯  
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將軍兄弟其性羸武不識密  
行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汚  
不淨湏作湯洗待水沸已脫衣入鑊身不傷爛狀如冷  
池傍人怖之猶催加火不暖我身合宅驚奉恣其寢宿  
因此已後若有病苦之者使令煮水涌沸先自入洗後

教人入病無不愈達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辦得錢無  
人可送乃將錢至寺門首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倩詣西  
市覓主還之付而以後勘不失一文由達德行虛懷所  
以人不虧信又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放䟽  
請及至明旦來赴盈千而供度間盡全無支擬大衆恥  
責深愧外客達曰他許送供計非虛妄臨時恐過僧尼  
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輦充道馳走而來皆充足  
餘長供庫更濟多人食訖須臾人車並散究尋來處畢

竟不知良由賢愚難辯故冥感神供朝野具瞻叙事無

盡

右八驗出  
唐高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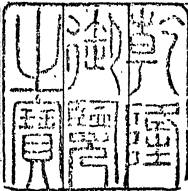
唐坊州人上柱國王懷智至顯慶初亡歿其母孫氏及  
弟懷善懷表並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  
姓名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甦此人於地下見懷智云  
見任泰山錄事遣此人執筆口授為書謂之曰汝雖合  
死今方便放汝歸家宜為我持此書至坊州訪我家通  
人兼白我娘懷智今為泰山錄事參軍幸蒙安泰但家



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既功德物請早酬償之懷善卽  
死不合久住速作經像救助不然恐無濟理此人既蘇  
之後卽齋書故送其舍所論家事無不閤合至經三日  
懷善遂卽暴死合州道俗聞者莫不增修功德廊州人

勲衛侯智純說之

右一驗出  
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四十五